

HAI WAI CANG SHU DA XI

HAI WAI CANG SHU DA XI

海外藏书大系

上

广来整理

金钟传

清·佚名／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海外藏書大系

金钟传
(上)

〔清〕 佚名 著
广来 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娜 拉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海外藏书大系》
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	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地 址	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印 刷	三河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78
字 数	3200 千字
版 次	2001 年 1 月第一版
印 次	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印 数	1—5000 (套)
书 号	ISBN7—204—05482—2/I·983
定 价	720 元 (全 24 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序

世人皆可劝，惟自高者不可劝；世人皆可化，惟自是者不可化；世人皆可训诲，惟贪痴无尽者不可训诲；世人皆可成就，惟狂妄无知者不可成就。此四等人，与之讲圣道，则必曰老生常谈；与之论佛法，则必曰空言无补；与之谈道教，则必曰妖词惑众。噫，何其迷昧至此哉！以一人而迷昧至此，亦世所罕觐者，何举目四观，普天下多是类也。既如此，又何必劝之、化之、训诲之、成就之乎？奈吾佛慈心，卒有莫能息者。故正一子、克明子于无可拯救中强拯救之，则著此正学以醒世。虽至迷至昧者闻此亦当睡眼圆睁，黑心洗净，合掌称谢曰“此正一子、克明子何时之圣人也？”而正一子、克明子又何用汝称谢哉？然正一子者，一其心也；克明子者，明其心也。其所以一之明之于心者，亦不过曰孝弟而已。即尧舜复生，如来再现，老子来世，亦无以加乎此。由是而观，其有功于儒，有功于道者，即有功于吾佛也。既有功于吾佛，吾安得不肃然起敬以赞曰：

净土传灯，赖以不灭。

列为八卷，何异贝叶。

不起敬心，庶勿披阅。

千古正言，无过于这。

自非道人序

序

太上立德，其次立功，其次立言。则言似后于功，而功似后于德矣。不知非言无以成其功，非功无以成其德也。由是而观，德与功与言非一而三三而一者乎。总之，欲观德与功者，必以观言始。故察迹言者有大舜；拜善言者有大禹。迹言者，浅近之言耳；善言者，明良之言耳。非明良不足见迹言之可察；非浅近不足见善言之可拜。呜呼！自古至今凡一切书史及一切经传合之小说鼓词，何一而非迹言，何一而非善言乎？无奈读者观者，或以咕哔而失先圣之意，或以热闹而负明士之心。将古人一片济世苦心付于东流，亦良足慨焉！今日者，不知著于何人之一部奇书，曰《金钟传》，披阅之下，汗泪交滴。虽类稗词野史，实足以证一贯之旨，异日者广为流传，勿以其浅近而忽其明良也，幸甚。阅是书时，当生敬谨心，当生畏惧心，当生勇猛心，当生谦退心。有此四心，然后可以阅是书。若执一隅偏见，谬参大成，是诚名教中之罪人。既为名教中之罪人，又焉得不为世道中之贼子？贼子，即沦于世道者也。即沦于世道，即堕于恶途者也。以一人而堕于恶途，尚得谓之人哉。凡我同人，庶勿因观是书而堕于恶途，庶勿因观是书而不得为人。苟能详体大意，化己化人，岂非是书之功？岂非是书之德？是书之功与德，岂非皆是书之言乎？余也不揣，敢将俚言为之序。

簞瓢主人序

三教序

余性嗜山水，久不作风尘计，即有相与盘桓者，亦林泉中人。素所常经之处，则有山东济南府德州城西，水官驿之伏魔宫。中有慧圆僧。其为人也，慷慨好义，举止率真。虽为世外人，常作救世想焉。一日余过而访之。僧举是书以示余。问：“为何书？”答以《金钟》。问其大意，答以醒世。余不禁慨然曰：“此乃劝痒之书乎：世上劝善诸书不为不多矣，而乐观者为谁？”僧曰：“盍详察之。”余唯唯。初阅之则卑卑不堪，再阅之则津津有味，三复翻阅不觉拍案大呼曰：“真大书也！真奇书也！前之所谓卑卑者，是诚蛙蠡之见，焉能测天海？后之所谓津津者，又为姜桂之性，难以辨深奥。即究之惊其为大，讶其为奇，亦不足以概是书。于无可概之中而强求其概，亦不能于为大为奇之外破天以称是书。观者之不见其大，不见其奇，正因是书之不大而大，不奇而奇。若卒无以见其大、其奇，是为腐儒。以惊天动地之文章，岂尔之糟乱肚皮所能容者？”

忘俗老人序

一部金钟万古传，全凭俚语劝人间。
其中无限苦心血，朵朵红云捧上天。

苦竹老人题

凭将文字作仙槎，舌本澜翻笔灿花。
莫道支离非圣谛，稗官原不入儒家。
千流万派自纷纭，大意何人与细论。
省识庐山真面目，源头滴滴漱槃槃。
钟声渺渺未全消，入耳应须破寂寥。
领取个中弦外味，杜鹃声苦雨潇潇。
经营惨淡意何知，点画从教辨鲁鱼。
多少深心言不尽，世人漫道是奇书。

克明子自题



目 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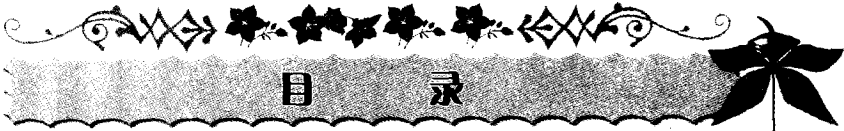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第 一 回	申孝思他乡卧病 周敦礼苦口施方.....	(1)
第 二 回	智玉楼偶成绝句 谢杏村巧断奇冤.....	(6)
第 三 回	作假券杨村行霸 悬明镜开府惩奸	(14)
第 四 回	李金华茅店思亲 杜雨亭荒村养静	(22)
第 五 回	紫竹院对月谈心 绿杨溪盘膝观水	(28)
第 六 回	谈三教一脉归源 借四书群儒讲学	(32)
第 七 回	闹禅林仆人仗义 开圣教大众归心	(37)
第 八 回	遇同乡逢凶化吉 述往事入耳惊心	(43)
第 九 回	娶双媳同胞分产 养二子老叟伤心	(49)
第 十 回	尽朋情因财设计 听妇言显报通灵	(55)



目 录

- 
- 第十一回 父怜子带泪求神
妇劝夫舍身立戒 (60)
- 第十二回 灶主前立归正路
灯光下坐待佳音 (64)
- 第十三回 不得志客寓挥毫
为求心禅堂请教 (69)
- 第十四回 登法坛沙弥受戒
说真谛乞士参禅 (75)
- 第十五回 讲因果大众惊心
说菩提沙门叩问 (79)
- 第十六回 辞高僧偶逢店主
访故友力劝农人 (83)
- 第十七回 大施舍惠及穷民
善说词罪归县牧 (89)
- 第十八回 开新例善士恤贫
改旧章穷民向化 (96)
- 第十九回 申元德夜梦神医
黄诚斋默求佛力 (106)
- 第二十回 遭阴险幸逢乞丐
施毒手误害亲生 (110)
- 第二十一回 兄为弟竭力求方
母因子苦思成疾 (115)
- 第二十二回 黄孝子割股医亲
陶万一良言劝妹 (120)
- 第二十三回 辨是非众议惊人
闻物议直言劝母 (125)



目 录



- 第二十四回 立后嗣苦心用尽
借他人言语陈明..... (130)
- 第二十五回 论闲言农人破弊
修圣醮信女听经..... (135)
- 第二十六回 醮棚中老嫗示众
古道畔义士观风..... (142)
- 第二十七回 伤心诗孝思搁笔
离母计毛胜传书..... (148)
- 第二十八回 作谣言央人代笔
写回信大义参天..... (154)
- 第二十九回 讲家书承泽回心
谒禅林陶同议馆..... (159)
- 第三十回 立新塾古刹延师
回故乡禅林饯别..... (165)
- 第三十一回 客寓中直言立训
行船上带醉闲谈..... (172)
- 第三十二回 养素舫欣赏良言
衍庆堂乐观善语..... (180)
- 第三十三回 设法坛尊行三教
垂慈训化及百工..... (187)
- 第三十四回 柏载厚立志修心
申孝思正言训侄..... (196)
- 第三十五回 王笃生婉言劝友
申应铸立愿放生..... (208)

第 一 回

申孝思他乡卧病
周敦礼苦口施方

诗曰：

风俗浇漓不见真，痴情错认本来身。（速寻天真。切莫错认。）

并无药饵堪医世，惟有儒冠更误人。（痛念世病。重责士习。）

须向是非端好恶，休从文字费精神。（拿文咬字。无关风化。）

立言岂在寻常外，殄佞除奸正大伦。（庸言正人。奸佞当惊。）

演义之书，立意原因化世。传奇之笔，措词更可惊心。故其中公私毕集，善恶攸分。借俚言道尽人情，凭天理指明物弊。或功或惩，功同雅颂；为褒为贬，义比春秋。无奈观者不追其意，视为解闷之谈，以致忽其正而置若罔闻，淫于



海外藏书大系

邪而手不释卷。不但无人向化，反令作者获愆，良可悲也！噫，余何人斯，敢作是说乎？然有见之不得不劝者，更有闻之不得不传者，又焉得不传之以代劝？

话说大清定鼎以后，传至二世圣祖即位。于康熙二年，江苏有一人，姓申名孝思。（孝思二字为通部主脑。）一生多善行。偶因遨游江湖，得至北直之天津府。不料日受跋涉之劳，风霜之苦，竟病于旅舍。举目无亲，甚属凄惨。幸店东有一时之好心，（总以常有为主义。）将天津之周敦礼请来，与申孝思调治。周敦礼为人亦甚慷慨，不辞其劳，即同店东而来。到了病者屋中，申、周二人相见，自然有些周旋，不必细题。

2 及至将脉诊毕，周敦礼道：“先生的病固然是辛苦过度，亦是不善于自养。吾尝听得人说，病虽外至，亦多内招。凡言行不亏的人，大率病业稀少。先生撇家离业，无日不劳，东奔西跑，养从何来？不能自养，便是自轻其身，自轻其身，便是自轻其亲，（开孝端。）便不能不亏于言行。目下病到身上，岂不是自己所招么？我与先生初次相见，妄谈之极，庶勿见怪。”申孝思道：“余虽远游，亦是劝善访友，家中毫无挂念。父母皆去世，子已长成。当吾父母在世的时候，专心事奉，不敢少错。父母有疾，更不敢少离寸步。后不幸遭了父母大故，衣不解带，食不甘旨，三载有余。父母若在，焉能出来呢？先生所言，固然不错，无奈余非其人。”周敦礼一闻此言，不觉大笑道：“先生之言，无乃太过乎！就是真事，也不可自己夸口，岂不知善不知方为真么？（此



金 钟 传

乃对上乘人说。今之伐善者，多当未出口先其审诸。）况且者个孝顺莫非父母没后，就算完了不成？请问先生几时出来的？”申孝思道：“二年有余。”周敦礼道：“者二年中，当祭扫之期，先生也曾亲到么？那必然不能。既不能则有亏于孝。若是家中衣食不给，谋诸他方，或受皇家俸禄，为国尽忠。者个责备方可脱得。先生一非贫寒所致，二非官职所逼，各处奔波，不顾供献之仪。外行尚有所亏，又何必问及内省？据此一节，可想而知。我也是好说，其实行不及言。”申孝思听到者里，见他说的不错，也知自己说的太过，遂欣然道：“先生所言，诚足开吾茅塞。然吾业已如此，（便是认错者便不愧孝思二字）尚求垂方调治。倘蒙下顾，一朝见愈，不致遗身他方，吾固感戴不已。吾家里人们，亦必遥相拜祝。”周敦礼道：“先生病疵，非药可愈，急当悔过迁善，静养心神。若有不效，以吾为问。”

正说之间，听外面吵嚷。忽有一个少妇人，奔入室中，跪于周前。周敦礼忙道：“有甚事？速速告我。若能托挟，必当尽力。”少妇人正欲开口，又突有一个男子，手持利刃赶到屋中，向少妇人头上斫来。斫的鲜血淋漓，仆倒于地。申孝思正在病中，安能受此惊吓？遂不觉失魂而亡。不知性命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从古神圣，必先尊德以乐道。未有不闻道而成神圣者，亦未有不积德而得闻道者。何谓道？明性复初是也。何谓



海外藏书大系

德？实行不亏是也。夫孝为百行原，人能将孝字做到是处，亦自无愧于神圣。然三代以上，教在君相。三代而后，教归师儒。职斯责者，必先实行而后文字，乃可化民成俗。庶少畔道悖德之人。一自教弟子者，但讲文字，不讲实行，所以小民不知何者为德，何者为道矣。

传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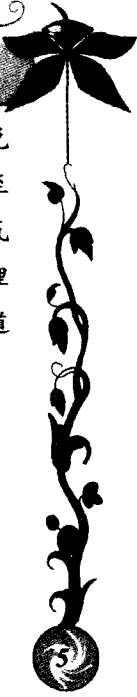
大清定鼎者道也。康熙三年，即三代后责备师儒，欲复见重熙累洽之盛也。惟师儒不先实行，必须有人焉。于流浪浮沉之中，挺然苏甦，洞悉本原，申明孝思，直指一上，天之津梁。故曰：“申孝思至天津也。”然苟生死葬祭，一有所亏，仍不得为孝子。顾非周旋中礼之人，必不能详明而指陈之。周敦礼行事不概见，观其斥孝思之自多其孝，殆人已兼成，求全责备，不使少有缺欠，以弥两间之憾者乎。呜呼！以人各自尽之孝字，不听诸师儒之教导，而仅明于医士之口，良可慨也！

理注：

言大清定鼎者，乃无极太极之理。二世三年者，两仪三才之妙。申孝思自江苏来，乃先天一灵，真气降于华池。所以有到天津，红桥大生店。大生店，养神聚气之所也。故大德曰生。至于有病，是先天将转后天，请周敦礼调治是敦请明师指教。言说非药能医，须得静养心神，自作主宰。内用克己复礼之功，外用施贫济世之念。至于敦理之责，答以劝善访友，家中毫无挂念，非大圣人无能到此地步。非是不知自重其身，实乃救世之心切，故有斯症，又贾尚德杀妻，此



金 钟 传



肝气发动，冲破先天。劈头一刀是乾爻崩断上爻，方成兑卦。人若有炼纯阳之刚，杀尽群阴，那有不立地成道者？至于申孝思吓死，是人初生之时，囟的一声落地，为先天气收，后天气结。周敦理扶起，半晌渐醒，是用周天复还天理之功也。儒云：天命之谓性，复矣，致中和，天地位焉。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，可离非道也。

佛经云：

身体及手足，净然安不动。

其心常胆怕，未曾有散乱。

金丹云：

开口神气散，舌动是非生。

第二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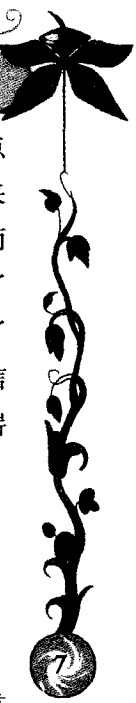
智玉楼偶成绝句
谢杏村巧断奇冤

上回说到，申孝思看见那女被那一男斫死，竟致惊吓而亡。周敦礼慌促之间，无所措手。店中伙计闻而拥入，方将那一男围在核心，夺过凶器。周敦礼遂将申孝思扶起，在他后心拍了几下，半晌渐甦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天津北仓有一人，姓智名玉楼，身列黉门，惟所行欠端，见其邻家之女，名唤宋种莲者诞之。（见色心涎已非士习，况更有苟且之行者乎。）一日，宋种莲出阁，智玉楼闻知，竟作了两首诗，写成工楷。刚写上款，尚未自书其名，忽听有人叩门，（神乎鬼乎。）也未将诗收起，遂向门外去了。原是他的友人，约他闲游，亦就携手而去。而智玉楼生有一女，取名送兰。盖因生女之夜，其妇梦见老人捧到芝兰一盆，故以此名。配于红桥大生店之东人贾尚德为妻。者大生店便是申孝思所寓之处。送兰出阁，还不足一年，此时



金 钟 传



正住娘家。即于是日要回婆家去，临行之际，向其母要了点杂色绒线，遂随手拿了玉楼诗纸包了绒线（神差鬼使。）夹在书本。（轻裹字纸，粗心极矣。）收拾完毕，辞母上车而回。来到婆家，问讯已毕，到了自己屋中。少坐片时，作了些针黹。其夫贾尚德因与申孝思请医而回，陪著周敦礼说了几句闲话，便向家中去了。见智氏回家，在屋中做活，遂信手翻看。绒线书中见一纸包，竟是八行书一张，上面字迹崭新，不觉用神看去，只见写的是：

春意温和去复来，桃花定是为谁开。

天台有路卿知否，不是刘郎不肯回。

怜卿非是望卿知，想到情深力不支。

收拾江南红豆子，从今不敢说相思。（句虽佳而意不正，后面许多奇冤，皆伏机于此。凡为风雅唱和者，可不慎欤。）

右粗成二绝，即呈种莲相知查左

看到此处，便自言道：“谁叫种莲？”其妻无意之间，将种莲误听为送兰，遂答道：“那是我的小名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贾尚德闻言大怒，并未答言，竟向床头拿下防身宝剑，直向智氏斫来。（虽然卤莽，却是神差鬼使。）智氏将身闪开，舍命奔出，跑到店院，无可藏躲。听上房有人说话，遂跑到上房求人搭救；所以有跑求周敦礼一说。不料，其夫随后赶来，见智氏跪于周前，其怒倍加，以致刀不留情，斫智氏于地下。（其夫杀之，实其父杀之也。）店中人闻之，趋救不及，不得不守著贾尚德。叫人告诉地方，地方禀报县主。